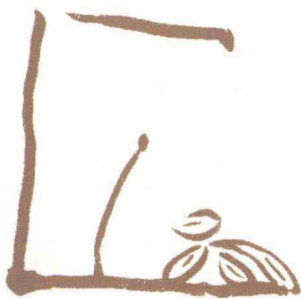


唐
弢
著



名家 读书系列
MINGJIADUSHU

唐弢读书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★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名家读书系列

MINGJIADUSHU

周明 主编

唐弢读书

唐弢著 吴约选编

◆ 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★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唐弢读书 / 唐弢著; 吴约选编. —北京: 中国社
会出版社, 2013. 5

(名家读书系列 / 周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087 - 4402 - 5

I. ①唐… II. ①唐… ②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
—当代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3647 号

唐弢读书

著者: 唐弢
选编: 吴约
责任编辑: 牟洁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编辑部: (010) 66063028

发行部: (010) 66085300 (010) 66080300

(010) 66083600

邮购部: (010) 66081078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60mm × 220mm 1/16

印 张: 16.25

字 数: 22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序

我写《书话》，开始于1945年的春天，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，蛰居上海，有时披览书籍，随手作些札记。最初给我以发表的光荣的是柯灵同志主编的《万象》。不久，柯灵同志被敌宪逮捕，感谢友情的支持，我从别人口里得到他间接带出来的消息，仓皇离家。一面以“王晦庵”名义，从龙华弄到一张“居住证”，一面又在寓所附近另外找个安身的地方，独自住了下来。刚刚开始《书话》，就这样宣告中断了。

那一阵风声很紧张。留居上海的熟人，一个个决定分头出走。我的离寓暂避，目的也是为了等关系。长夏缓缓地消逝了。到8月，日本投降，大家离沪的计划又纷纷打消。有一个时期，我因忙于别的工作，形成了与“书”无缘的局面，当然也无从“话”起。至于再次为《书话》执笔，则是出于《文汇报》编辑的敦促，他们指《万象》上的文章为例，约定每天一段，长短不拘。我于是又动起手来。其实发表的地方也不限于《文汇报》一家，先后登过《书话》的还有《联合晚报》以及杂志如《文艺复兴》、《文讯》、《时与文》等。不过登载数量最多、时间最长的，还是《文汇报》。计算起来，大约写了一百篇光景。后来又突然中断了。这次中断也有一个为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。1956年，当《读书月报》约我续写《书话》的时候，我曾在《开场白》里交代过。现在就把它摘录在下面：

……有一次，我的《书话》终于碰痛了一个大特务。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的教授，在上海开过旧书铺。利用书店做他鬼鬼祟祟的工作。“八一五”以后，国民党官员“从天上飞过来，从地下

钻出来”，到处“劫收”。这位“教授”兼书店老板摇身一变，居然成为红极一时的“要人”。我在《书话》里揭破了他过去的历史。他请《中央日报》总主笔来找我，要我在《书话》原地更正。否则的话，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装的“豪客”，随时随地可以枪毙我。人要活命；这是不错的，可是人也要有能够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。我写的既然都是事实，事实又怎么能够更正呢？主笔劝我和他当面谈谈。我想，我诚然闲得发慌，却还没有“吃讲茶”的工夫，便决定由他去。乱世人命，这一点我很懂得，只有坐以待“毙”而已。

不知道为什么他终于没有执行这个枪毙的判决。倒是《文汇报》编辑爱惜我，从此就不再来逼我写《书话》了。天下可做的事正多，我也乐得趁此放下这副担子。……

《书话》在解放前就是这样结束的。解放后为《读书月报》写的也不多，大约连载了三四期，我又忙着去干别的什么了，刚开头就煞了尾。去年起重新执笔，则是登在《人民日报》的副刊版上。当时曾经公开声明，没有时间不写，有时间写一批，陆续刊出。几个月来，或断或续，一共写了二十几篇。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个集子，我觉得数量太少，旧稿又大都散佚，只能就手头剪存的部分选改十几段，合成四十一篇。即使如此，它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册子。

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，词话，曲话，也有以文献为主，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《书林清话》。《书话》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，本来可以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。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“书”的本身上，偏重知识，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，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。至于以后会写成什么样子，那是将来的事，不必在这里预告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并没有把《书话》当作“大事业”，只是在工作余暇，抽一支烟，喝一盅茶，随手写点什么，作为调剂精神、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。因此我也希望读者只把它看做是一本“闲书”。当你们工作后需要休息的时候，拿来随便翻翻，如果居然能够从中看到一星有用的东西，那么，你们的任何一点收获

同时也将是作者的收获。

至于文章的写法，我倒有过一些考虑。我曾竭力想把每段《书话》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：有时是随笔，有时是札记，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。通过《书话》，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，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。我现在可以向读者坦白：我是一个和文字结了缘的人，不得不时时探索这些问题，《书话》是我的描红本，它给我以锻炼笔头的机会。十几年来，所以一直没有放下《书话》的写作，这就是惟一的秘密。艺术无止境。自然，我的尝试是失败的，这个小册子就是一个失败的标本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虽然白发偷偷地爬上两鬓，而我还在为自己的描红本感到害臊。

晦庵

1962年4月于北京

目 录

001 / 序

第一辑 书城八记

003 / 买书

005 / 八道六难

008 / 藏书家

011 / 借书和刻书

015 / 蠹鱼生涯

019 / 版本

023 / “翰墨缘”

027 / 书林即事

第二辑 藏书印

033 / 《守常全集》

035 / 《或外小说△》

036 / 科学小说

040 / 闲话《呐喊》

- 042 / 半农杂文
- 045 / 撕碎了的《旧梦》
- 047 / 《童心》
- 049 / 朱自清
- 051 / 走向坚实
- 053 / 乡土文学
- 055 / 革命者！革命者！
- 057 / 诗人朱湘
- 059 / 两本散文
- 061 / 并肩作战
- 063 / “怎样研究”丛书
- 064 / 《世界文化》第二期
- 066 / 翻版书
- 069 / 《子夜》翻印版
- 072 / 且说《春蚕》
- 075 / 再谈翻版书
- 077 / “有人翻印，功德无量”
- 080 / 革命的感情
- 082 / 郑振铎与《新社会》
- 083 / 《人道》
- 086 / “取缔新思想”
- 089 / 关于禁书之一
- 092 / 关于禁书之二
- 095 / 关于禁书之三
- 097 / 书刊的伪装
- 100 / “奉令停刊”
- 102 / 别开生面的斗争
- 104 / 若有其事的声明

- 106 / 在国外出版的书
108 / 《饶了她》
110 / 回忆里的故事
113 / 《药用植物及其他》
115 / 线装诗集
117 / 藏书印
119 / 藏书票
121 / 谈封面画
123 / 画册的装帧
125 / 附录
125 / 关于《守常全集》的一点旧闻
128 / 先烈李大钊遗著编录经过

第三辑 影中影

- 137 / 《沉沦》和《菖萝》
139 / 《落叶》之一
140 / 《落叶》之二
141 / 《一只马蜂》及其他独幕剧
142 / 《原来是梦》
143 / 《玉君》
144 / 再记《玉君》
146 / 《花之寺》
147 / 舍金上梓
149 / 《百喻经》
150 / 图文并茂
153 / 《月夜》志异
155 / 《燕知草》

- 156 / 俞平伯散文
- 158 / 《邻二》佚文
- 159 / 《竹林的故事》及其他
- 160 / 废名
- 161 / 《沉钟》之五
- 162 / 影中影
- 163 / 《苦雨斋小书》
- 164 / 关于陶元庆
- 166 / 《山中杂记》
- 167 / 叶俞合著
- 168 / 女作家黄庐隐
- 169 / 文人厄运
- 171 / 淦
- 172 / 《傀儡美人》
- 173 / 《春蚕》改订
- 174 / 《上元灯》及其它
- 175 / 《路》
- 176 / 诗人写剧
- 178 / 释《幻灭》
- 180 / 《达夫代表作》两种
- 181 / 今庞统
- 182 / 野草书屋
- 184 / 以身殉道
- 186 / 丁玲和胡也频
- 187 / 自选集的由来
- 189 / 《北平笈谱》
- 191 / “毛边党”与“社会贤达”
- 193 / 《从空虚到充实》

- 194 / 文学家中的教育家
195 / 新闻学者
196 / 《山雨》
197 / 由沉思而歌唱
199 / 龙之变幻
200 / 《秋》装

第四辑 译书过眼录

- 203 / 《德国诗选》
204 / 《浮斯德》献诗
207 / 《雪莱诗选》
208 / 《茵梦湖》
209 / 周作人最早书
210 / 《孤儿记》与《侠女奴》
211 / “敲门的声音”
213 / 正名
214 / 《出了象牙之塔》
215 / 三迁
216 / 《新俄诗选》之一
217 / 《新俄诗选》之二
218 / 安徒生的传记
219 / 海涅《还乡》
220 / 《霜枫之三》
221 / 莫泊桑短篇
223 / 偏于知识的童话
225 / 《肉与死》
227 / 《美的性生活》

- 228 / 《花束》
- 229 / 《朝花小集》
- 230 / “赠尔多情书一卷”
- 232 / 《爱经》
- 233 / 显克微支
- 235 / 《给海兰的童话》
- 236 / 郑振铎《恋爱的故事》
- 237 / 法国弹词
- 239 / 从《小约翰》说起
- 241 / 琵琶词侣诗画
- 242 / 朝花两集
- 243 / 《小彼得》
- 244 / 战争与文学
- 245 / 易卜生情书
- 247 / 《夏娃日记》

第一辑

书城八记

买 书

《书话》单行本出版后，接到不少读者来信，劝我扩大范围，谈谈自己买书、藏书的经过。直到今年，还有人把书目寄来，嘱为鉴定；更有人飞柬相邀，约我“过斋看书”。看书本来是愉快的事情，怎奈去夏以来，一病缠绵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榻上消磨，偶而精神好些，也没有出门会客的能力。眼看这样下去，怕连笔都提不起来了。人活着而不工作，岂非等于不活。为此我很想伏案试试，即使写得少些，慢些，轻松些，也很想伏案试试。

说起买书，二十多年来，自己的确买过书，如今还是一架一架地堆得满满的，从屋子的四壁到中央，纵横曲折，像一座矮矮的书城一样。但我并不是藏书家，也不希望别人以藏书家看待我。这中间有个原因。大约三十年前，我遇见一个朋友，他性好读书，平日手不释卷，只是读书的方法非常古怪，总是读一页，撕一页，随读随撕，一本书读完了，同时也给撕完了。我第一次看到，不免大吃一惊，问他这是在干什么，他指着自己的脑袋，笑嘻嘻说：“没有错！我把它放在这儿了。”他是我最初结交的少数朋友之一，博闻强记，脑子里装的书不少，手头上却一本书也没有。我很佩服他，又并不以他的读书方法为然。可是说来奇怪，从此以后，他的话却楔人心坎，使我一直忘不了。凡遇买了书来而不及翻阅，那张笑嘻嘻的脸孔便会在眼前出现：“哦！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？”我因此感到紧张，感到惭愧，感到坐立不安。为了免除烦恼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如果自问没有工夫读，我就干脆不买书。

我的有目的地买书，开始于1942年。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。日本军侵占上海，一天几次警报，家家烧书，撕书，成批地当作废纸卖书。目睹文

化浩劫，实在心痛得很，于是发了个狠：别人卖书，我偏买书。离我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，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，人还和气，谈得熟了，他答应帮忙。从此我便节衣缩食，想尽办法，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购买书上。书籍大概也真是一种“食粮”吧，有几次，我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，一天只啃两个烧饼，也居然对付了过去。我在那里买到《新青年》季刊，《前锋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文学》，零星的《觉悟》、《学灯》和《晨报副刊》。不过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，废纸的来势又猛，浪推潮涌，最后便只好望洋兴叹。我和老头儿约定，把买下的书刊当作未出栈的废纸，仍然存放在他那里。几个月后，烧书的风潮逐渐平息，那张笑嘻嘻的脸孔又在眼前出现：“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？”说真的，我应该怎样衡量自己的行径呢？恰巧这时候，堆栈来催促提货了，我决计把它们接回家来：掘开地板，揭去屋瓦，塞入煤球堆，尽一切可能安顿了它们。

这样，我就被迫成了个“藏”书家。

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藏书家，不仅因为我没有宋槧明刻，毛抄黄跋，单看这藏书方法，也不免使海内的通人齿冷。不过我又确实爱惜我的书，当时曾想：“江左征尘动鼓鞞，百千纸甲烂如泥”，逝者如斯，怎么能够担保手头的这些一定可以留存到异日呢？我感到惶惑。夜深了，一灯如豆，万籁俱寂，我于是偷偷地捧出一批来，翻着，读着，以迫不及待的心情，为文艺界一位先辈的文集做着辑佚的工作。浏览之间，我又顺手分门别类地夹上颜色不同的纸条，简单扼要地记下初次披读的感受。年复一年，正是这些书籍，它们始终伴随着我，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，度过了数不清的惊风骇浪的时刻，最后，又和我一起迎接了东方的黎明，牢牢地守护着我所寄托的往昔的印象和记录。

近年来，虽然偶而还跑跑书店，事实却进一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藏书家：买书只是为了应用。在这点上，我自问够得上是那位朋友的朋友。至于没有采用他的读书方法，对书籍多少有点爱惜，则是因为，案头架上，触处都足以勾起我对遥远年代的记忆；而只要我还有记忆，我又觉得，在革命的艰苦的岁月里，这些书籍，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，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。

八道六难

从前的人大都把买书包括在求书或者访书里面，因而有八道六难之说。什么叫做八道？八道就是宋朝郑樵所说的八求：一即类以求，二旁类以求，三因地以求，四因家以求，五求之公，六求之私，七因人以求，八因代以求。八求既包含着方法，也说明了目标。不过，根据郑樵自己的解释，还是以目标为主，即是说可以向之求书的人，因为他的希望是借校，而当时所谓求书，实际上也是指借抄，和后来有钱便能购下不同。清人叶昌炽在《藏书纪事诗》里，说什么“渔仲求书有八道，腐儒经济堪绝倒”，把个郑渔仲当作了笑柄，时代不同，看来真不免有点隔膜了。

但是，同是清人的祁承燾，却在《澹生堂藏书约》里加以引用，八求之外，又补充了三点：一、对于已佚的书，从前代著述中辑录引文，恢复其部分面貌；二、古书中有注释多于本文的，析而为二，使注释另成一书；三、从诸家文集中纂辑书序，别为一目，以便按目求书。祁承燾虽然把这三点放在“购书”项下，大体上未改前人求书遗意，特别是他的辑佚主张，对当时颇有影响。后来，鲁迅先生辑《会稽先贤传》和《会稽典录》，还从他所举的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等类书里，钩稽出了不少重要的材料。可是提倡把一本书分为两本，但求量多，不问披读是否方便，那可不见得比郑渔仲高明。因为这虽然不是“腐儒经济”，却多少有点“商人伎俩”，为那些改头换面地乱印古书的人张目，给学术界带来了更大的坏处。

八求及其补充大部分已经过时，不过作为方法，买书的因类以求、因代以求和因人以求，却可以有新的含义，仍不失为积储资料的一个门径。